

一頁現代史料的補充說明

——讀居鍾明志「我的回憶」後——

雷嘯岑

閱民黨元老居正（覺生）先生夫人鍾明志所寫「我的回憶」遺作，述及覺老於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在上海被淞滬警備司令誘捕，且加以腳鍊手扣的經過情形，說是：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冬至，上海大雪紛飛，晚上蔣伯器先生請客，客纔到齊，淞滬警備部來電話請蔣伯器先生前往。蔣去片刻即回來，邀覺生及耿鶴生先生同往警備部……走到警備部見到警備司令熊式輝，要覺生起草一命令，傳檄聲討。覺生提筆捷書，頓時就寫。熊拿到筆據，面色立變，令衛兵搜身，搜查畢，押往汽車間樓上，腳鍊手銬，如獲江湖大盜。

事既臨頭，只有四出求援。首先向尚有影響力的幾位老同志呼籲，例如在南京的胡展堂先生、林子超先生；在上海的李協和先生、許汝為先生……我與居覺老無深交，但與耿鶴生先生很熟悉（因李協和先生的關係）。當時我在南京內政部

工作，常到上海游玩，偶爾遇及耿鶴生（毅）先生，對於居、耿二公被捕的原因，得知梗概。居夫人所說「要覺生起草一命令，傳檄聲討」云云，未指出係何內容，今日的讀者或許深感迷惘，不悉所為何來？現已事過境遷，不妨借中外雜誌篇幅補充說明，藉窺全豹焉。

國民黨內部自從民國十四年「西山會議」後，左右派系鬭爭甚烈。寧、漢政府分裂局面雖於民十六年夏秋之交歸於統一，然西山會議派的總機關——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中央黨部——却由南京方面下令查封了。西山會議派人士十九都是同盟會的老同志，甚表不滿，居覺老與耿鶴生原係反共最力的西山派中堅份子，與南京不相融洽。未幾廣東省主席兼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幽囚於湯山，繼而統兵雄踞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的李宗仁亦被南京中樞討伐敗退回廣西了。這時兩廣軍人岌岌自危，而汪精衛的改組派亦以失意失望，乘機與兩廣實力派暗中連衡，擬對南京從事反抗。他們認為淞滬密邇金陵，且為全國金融樞紐

；領兵坐鎮上海的警備司令熊式輝，又係民黨元勳李協和舊部，而由桂系大將白崇禧提拔起來的，頗有「策反」之可能。熊如對南京携貳，天下事即大有可為也。

因此之故，兩廣的黨政軍要員們乃挽請居覺老與耿鶴生赴滬活動，亦以覺老住家滬郊，易避耳目，且為黨國元老，份量很重。耿氏係河北人，與兩廣殊少淵源，祇因他跟李協和是患難之交——民二袁世凱派北洋軍旅長李純進攻湖口討袁軍時，耿係李純的裨將，他原隸民黨，臨陣倒戈助李協和，使李氏部將林虎打了一次勝仗，從此李耿二人情誼堅同金石——亦與熊式輝相識，又是軍人，請他協助覺老進行，允稱適當。居、耿到滬上海後，即向熊氏聯絡，慢慢地說明來意，熊極表贊同，但聲明必須老長官李協和來滬指揮，方願效力（此時李亦被南京方面排斥下野，初往上海，繼赴廬山，並不在滬）。耿鶴生大喜，即拍胸言道：「協和我可以完全代表，他一定同意，我負責替他簽字就是。」彼此幾經秘密商洽後

，曾擬具協議書，約定起事時間，結果甚圓滿。居夫人所說「要覺生起草一命令，傳檄聲討」，即指上述反抗南京這回事，而覺老之所以「提筆捷書，頓時寫就」，也就認為熊氏所囑是由衷之言，可靠無虞，心情愉快興奮，一揮而就，初不料適所以墜入陷阱也！

覺老等被捕銷錄消息傳播後，住在廬山的李協和聞之大不悅，曾電責熊氏，謂政治立場儘管不同，不妨各行其是，然對本黨長老如居先生，豈可橫加虐辱，妄施刑具乎？其言甚激切。熊竟親擬復電，反唇詆譏，詞殊冗長，立飭警備部電務處拍發，適該部軍需處長贛人李德昭君見及電稿，認為不宜如此決絕，乃與電務處密商此係私人間的誤會，不妨將原電留中，而對熊報告已經發出了。這時我適赴滬遊玩，以與李德昭君會同時留學日本，交誼素篤，每到滬上必晤李君，他持熊氏所擬原電稿給我，且告以留中不發的經過，我讚許他是個真正能够替長官息事寧人的好幕僚，難得難得。看熊氏以文電對李協和橫眉不遜的情形，如果居覺老被捕之際，李亦在場的話，自必一併拿辦加刑，殆可斷言。

民國十九年春間，李協和先生由匡廬携家移居上海馬斯南路舊寓所，居覺老亦已恢復自由。一日，我到上海晉謁李協公，進門登樓，見協公正在書房伏案寫楷字，我剛就坐，協公笑語道：「熊天翼（式輝別號）現在樓下廚房裏做菜，說是尚未吃飯」。我說：堂堂司令親自下廚烹調，足見他在老長官面前還是表示不見外的親熱心情，未可厚非，協公搖首曰：「他是來偵察我之動

靜的，故意作態而已」，言下頗示輕蔑之意。是年夏間，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等反南京的「擴大會議」之變作，中原大戰發生，閻氏派代表到滬懇請李協公北上，我在上海曾見閻氏代表每日必來李寓促駕，我叩問協公是否北上？他說：「我不願去的理由有兩點：一是羞與後生輩陳公博之流談論黨國事；二則要使熊天翼明白去冬居覺生事件與我無關。」於是，我乃將李德昭君暗中扣留熊氏為居覺老案答復協公的電文等情，報告一下，協公亦不介意，但謂「此人我很知道」云。

最後我要附帶地談談居覺老這位前輩先生立身行己的風格，實足以矜式羣倫，永垂梁範。他在南京恢復自由後，變且受當道優遇，在政治上逐漸騰達，躋居司法院長的顯赫地位。但他從未向人提及在上海被拘受辱這回事，更對熊式輝不

存絲毫修怨之心，大度涵容，泯除芥蒂，這在黨同伐異、睚眦必報的滄溟社會中，可謂鳳毛麟角的高風亮節了。對日抗戰中期，他在司法院長任內，適有鄂籍人鍾培生者，青年氣盛，曾對當時參謀總長程潛有無禮的言行，被程飽以老拳，鍾忿而向重慶地方法院控告程潛傷害。法院諭以軍人犯法應由軍事法庭訊處，普通法院未便受理，必要時須得司法院特許乃可。鍾氏即以同鄉關係，叩謁居院長訴願，覺老聆畢鍾氏陳述之詞後，很和藹地詢問鍾氏行年幾何？答言三十二歲，覺老夷然謂：「哦，三十二歲！我在這些年齡的時候，亦常常接受老輩人打罵的！」鍾以話不投機，嗒然告退。即此可見覺老的風範為何如！現時國人盛倡復興中國文化之說，強調四維八德，環顧古往今來名公鉅卿對人接物，能有如居覺老表現者，究安在耶？噫嘻，可以風矣！

多難興邦

約旦國王胡笙自傳

劉方矩譯

定價新臺幣三十四元
八折優待中外讀者

本書是一部研究中東問題的權威性史料，更是一部胡笙國王描述自己日理萬機政治生活和宮庭私人生活的作品，是傳記，又是趣味雋永的寫實小說。全書內容結構嚴謹而不失輕鬆，筆調不莊不諧，在本誌編輯委員，名譯述家劉方矩的譯筆下，尤其顯然生動流暢，栩栩傳神。這是一部令人不忍釋手的佳作，在「民族晚報連載期間，深受該報讀者歡迎。本書三十開本，裝訂精美，全書三百餘頁。每冊定價新臺幣叁拾肆元，優待本刊讀者每冊八折實售貳拾柒元，本社代售存書無多，購者從速！